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克里米亞戰爭目次

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

俄帝尼古拉之野心

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

英法土對俄宣戰

克里米亞戰况

巴拉庫拉巴及其他之激戰

塞巴斯托波爾城之激戰

克里米亞戰爭之終局

講和會議之結果

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

在敘述克里米亞戰爭之前，先有一述當時歐洲強國土耳其之狀況，及英俄關係之必要。

土耳其，自其始祖鄂斯曼（或稱鄂提曼）起於比西尼亞及布利吉亞（皆在小亞細亞）之境，平定小亞細亞之大部分以來，至十四世紀，更渡伏爾倫斯特海峽，遷都於亞德里雅那堡，嗣復蠶食斯列斯、馬塞洞、塞爾維亞、南希臘等地，侵略匈牙利，敗德意志法蘭西之聯合軍於尼柯頗里斯，一四五三年，摩項德三世，率三十餘萬大軍，滅東羅馬，陷君士坦丁堡，自是而後，土耳其皇帝，益以攻略四隣爲務，統一希臘埃及，勢若旭日初昇，一五二〇年，有名之索利曼二世即位，更攻略亞細亞與亞非利加諸國，大拓其版圖，合併匈牙利，奪取維也納，使德意志爲之震恐，更擴張海軍，在地中海上，甚跋扈而睥睨一世矣，自鄂斯曼帝建國以來，凡三百年間，是爲歐洲方面土耳其帝國之全盛時代，及索利曼二世崩，國勢漸衰，先失匈牙利，更受俄侵略，各部藩王，亦各宣言獨立，不遵土耳其政府之命，繼而一八三二年，希臘首先獨立，自行擁立君主，自是而後，土耳其日益衰微，而俄帝尼古拉，竟以不治之大病人目之矣。

土耳其之所以至此者，究其原因，不外往昔各種族，征服希臘人後，皆從其征服之希臘人，習學問技藝，學通商貿易之法，獨土耳其人，毫不學習，物換星移，年更歲改，仍與昔日之土耳其無異，往時，土耳其雖以不改古昔之面目，而能大破敵國，擴張領土，但在文化日進之今日，則實際上，到底不能與智識進步，

精通戰術之各國相角力，此土耳其所以有今日之大原因也，同時，土耳其人，多屬斯拉夫族，（按此指在歐洲之土耳其人）信仰希臘教，俄人亦同屬斯拉夫族，同信希臘宗教，於此二點，俄土兩國，互有密切之關係，故土耳其政府，對其人民，每有所處置，俄土之間，必常發生紛爭，俄人本為塞國住民，信仰之心殊深，即令平生行爲，欠誠實，極欺詐，而對於宗教，則殊屬熱心，每見土耳其國內信奉希臘教之斯拉夫族，被土耳其政府虐待，常不勝憤怒之至，俄國政府，因利用俄人此種心理，藉名保護基督教民，以收攬人心，而逐漸逞其吞噬之慾望，歐洲各國，見俄大有野心，竊欲加以檢束，相率釋去歷來對土之嫌怨，且以土耳其對各國之暴力，雖爲其歷來在歐權勢之餘波，亦有增加俄國口實之虞，對於土國一切行動，又復不與計較，就中英國，則深恐俄國把持土耳其事體，以扼地中海之咽喉，而遮斷通印度之要道，對於俄國此種態度，心中大爲不悅。

英俄土三國，版圖皆跨歐亞兩洲，今土耳其勢力衰微，已無侵犯亞洲方面英國利益之舉動，而俄國則逞其勢力於中央亞細亞，爲欲達其目的，屢屢煽動阿富汗，以圖離間英國與阿富汗之關係，更向印度方面，擴張版圖，動輒有衝擊英國背後之勢，英國畏之，遂採取以土耳其爲屏藩，以抑制俄國勢力之政略，關於此點，有名之歷史家馬家駒氏，曾謂「英國之某種政治家，及某種社會人士，因對俄之戒心，竟以保全土耳其帝國，爲英國之一種義務矣」。

此不獨英國爲然，當時，歐洲各國，對俄皆存戒心，咸欲助土，以抑制俄之勢力，此英法之所以以俄爲敵，而交戰於克里米亞也，以下請就其近因與經過，而略述之。

俄帝尼古拉之野心

俄國在歐亞兩洲，勢力漸盛，既如上述，及俄帝尼古拉即位，益欲達其野心，時，西歐愛好自由之士，見俄從前瓜分波蘭，虐待波人，大惡俄國，且非難俄國妨礙其文明之要道，俄不之顧，會匈牙利發生叛亂，俄遂助奧平之，自是而後，對於隣國，益加乘勢睥睨，視奧恰如屬國，且與普王菲特烈威廉四世，關係最爲親密，法帝拿破崙，即位不久，由俄帝尼古拉觀之，則法受內亂餘波，國內疲憊，畢竟無企圖大事業之餘裕，回首一觀，與彼銳意經營之東方問題有關係之英國，則首相阿巴京爵士，又爲故友，素稱莫逆，故當時尼古拉曾披瀝其野心之一端，而有言曰：「英爲絕大之海軍國，我既與英結爲同盟，而法又不能獨力與我對抗，至如英法聯合以當我之事，畢竟不可得而有也。」結局，英法將計就計，聯合抗俄，頗屬趣事，當時尼古拉之所以始終相信而不疑者，蓋以英國政治家，素不信用拿破崙，故不料英法可以聯合也，情勢如斯，此睥睨歐洲列國之尼古拉，所以忽然勃與其傳統之野心也。

尼古拉素性本屬熱情，往往全神貫注於一事，雖可謂之勇敢，動輒不免輕浮，寬容慙懣，具備東洋君主之性質，而最富於功名心，常慕亞歷山大大王之爲人，喜讀亞拉伯故事等書，當時，不知何人，預言歐洲土耳其，建國四百年而亡，歐洲方面，「一八五〇年，正土耳其滅亡之年。」是說，甚囂塵上，尼古拉併吞土耳其之野心，所以益趨熾烈者，亦未始非此種風說有以致之也。

尼古拉既即帝位，欲增進英俄舊交，於一八四四年，訪問英國女皇維多利亞，英廷以其風格不凡，威容堂堂，曾予以好評，尼古拉在英，與英國女皇之意中英雄惠林吞公爵，會談土耳其現狀，及關於將來之種種

問題，當時，尼古拉已述及土耳其危在旦夕，且反復明言對土方針，既歸，即命塞爾羅德伯爵，綜修意見書一篇，以致英國女皇，其意見書之要旨如次：

英俄兩國，確信維持土耳其之獨立，使其保存現在之版圖，實爲兩國共同之利益，蓋此乃可以保持世界一般和平之良法故也。

根據前項理由，英俄兩國，以戮力同心，使土耳其之存立，臻於鞏固，而避免一切有害其存立之危險，爲彼此之利益，欲達此種目的，必須以樂享泰平天地爲要，不由外面苦惱土耳其，亦不干涉土之內政也。

此外，關於實行方法之意見，書中亦曾述及，此項意見書，後日俄帝尼古拉，即認爲關於攻略土耳其，英國已與俄國相約聯合之確證，而英國則斷言決非與俄相約聯合，關於此事，當時有名之歷史家金古列齊氏，在某書中評之曰：「尼古拉以其訪問英帝時所力言之意見，不見容於英國之政治家，乃致此種意見盡於英帝，以謀付之於曖昧模糊之間。」反之，歷史家馬家駒氏則謂：「非也，即令英國政治家，對於尼古拉，毫不同意，未加獎勵，而尼古拉亦相信贊成其意見，然後發出此種意見書」云。

馬家駒氏又謂：「俄國帝室之系統中，本有精神性之遺傳，屢屢出生真正之狂人，古昔姑且不論，即就卡他利那二世以後而言，卡他利那之殘忍奸惡，實非常人所爲，其子波爾，則真正瘋狂，拿破崙曾以「狂帝波爾」之綽號稱之，其子尼古拉弟兄中，亦有近於瘋癲者，如是言之，則俄帝尼古拉，亦不免有幾分精神病，當其致上述意見書於英也，亦未始非出於己之所是，他人即應同意之思想，例如上述意見書之實行案中，

當作奧國與俄國利害均等者，竟視爲奧國與俄國聯合，而筆之於書，諸如此類，豈非精神上稍有缺點之明證乎，其對英國也，恐亦如是耳。」不過尼古拉雖以意見書致英，而英則未之復也。

時，尼古拉野心勃勃，益不能自禁，欲與英國作協同一致之運動，俾候好機之到來，會一八五二年十二月，英國內閣更動，尼古拉訪問英國時，任外交部長之阿巴京伯爵，繼達比之後，任首相，俄帝竊以爲時機已至，無任欣喜，明年一月九日，赫倫大公爵夫人，在俄都聖彼得堡之私邸，舉行夜會之際，尼古拉遂招英國公使哈米爾頓西馬於別室，闡述關於土耳其將來之意見，力言英俄必須聯合，以完整其處置之準備，當時，俄帝尼古拉之意見，則謂：

「俄國不欲佔領君士坦丁堡，但英法或其他國家，佔領該市，俄國亦不能同意，且不能依從更改英屬之組織，使其建設一個東帝國之計劃，更不許分割土耳其爲數個共和國，以作意大利革命黨員一類人物之避難所。」

要之，尼古拉之意，欲以塞爾維亞、布加利亞、波斯尼亞爲獨立國，而以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作俄國保護國，昭然若揭，對於英國，則謂英國併吞埃及與康吉亞，俄國國民，亦不反對，以爲報酬。

英國公使西馬，當即以俄帝尼古拉之意見，報告英國政府，英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國民，察知尼古拉包藏禍心，大爲反對，當時，英國察知俄國之所謂保護國者，要不外表面上之體裁，實欲以爲俄國之屬國，俄國一旦得布加利亞，則必進入君士坦丁堡，而更將自多瑙河以迄馬他鹿岬之希臘半島全部，歸其治下，故英國對於尼古拉所言，不能應允，而毅然決然，大呼：「我英國不能參與劫奪友邦土地之舉動。」以斥俄國之引誘，俄

帝尼古拉，當初相信英爲俄之同盟國，必能相助，以遂其瓜分之野心，今英完全與之反對，尼古拉遭遇此種意外之拒絕，心中大爲不快，度英必將單獨壟斷其利益，一面恐懼英國此種態度，一面又復猜疑英國，且以胸中機密，既對英國洩露，深悔萬事已爲英國知悉，不禁忿忿，於是，欲謀於法，以成其志，而以其旨，通告法帝拿破崙，提議共同動作，約於事成之後，舉來因河左岸，悉與法國，欲藉此非常有利於法之條件以誘法，而法竟一言以拒絕之，因此，尼古拉雖不免失望，然其心一徹不變，素志不稍挫折，仍翹首引領，以待時機之來焉。

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

當時，會俄帝尼古拉可以藉口實行其計劃之事件發生，卽所謂聖地問題是也。

在敘利亞（土耳其四大部之一）之首府耶路撒冷，及基督誕生地白賚列亨，皆有基督教徒所謂聖地。聖地者，屬於基督降生時代之建設，指堂塔伽藍而言也，當時拉丁教氏與希臘教氏之間，卽爲此項聖地之所有權，發生爭執。

元來此種問題，在兩教徒之間，各有主張，互相爭論，爲日已久，法王佛蘭西斯一世之時，與土耳其王索利曼二世，締結關於聖地之約，以法王爲聖地及拉丁教氏之保護者，以拉丁教會爲聖地之監督，自是而後，聖地遂落於拉丁教氏之手，厥後，土帝對於希臘教會，亦與以此種特權，歷代土帝，又復任意予奪，不顧舊規，從此，拉丁與希臘之間，復播爭執之種，互爭權利，迄無已時，而法則爲拉丁教會之後盾，俄則出而援助希臘教會，於是，爭執愈益擴大，竟成爲俄法兩國之糾紛，拉丁教會，若稍有利，俄則以爲辱，反之，

希臘教會，若稍有利，法則以爲恥，小題大做，相爭不已。

在此種情形之下，更有對於雙方爭執，猶如火上加油者，即羅馬教皇與奉天主教之各國帝王，認爲希臘教民奪取屬於拉丁教民之堂塔伽藍，一八五〇年，各國代表，會於一堂，誓助法國，爲拉丁教民，決定此種爭執，於是，駐君士坦丁堡之俄國公使聞之，大示反對，明言希臘教民之所爲，本屬至當，毫無可爲他人非難之理由，且謂俄帝爲希臘教民之保護者，斷然拒絕法國公使之要求焉。

英國公使見狀，恐由此種小事，引起大事，欲於可能範圍內，和平解決，因勸當時之土耳其帝，對於兩方教民，公平處置，土帝乃選任委員，使其負責調停，無如兩方教民，各自固執己見，未克奏功而歲暮矣，至一八五一年，法國公使奉法國政府之命，令從嚴談判，始終主張拉丁教民之權利，而恢復之，而俄國政府，亦訓令俄國公使，謂希臘教民之主張，不可退讓一步，於是，土帝介於兩大國之間，而莫可如何矣，當是時也，俄國公使竟脅迫土帝，謂：「若不承認俄之主張，當離君士坦丁堡之使館而去云」。

至一八五二年，土帝想出一種手段，向俄國公使，闡述兩方教民關於聖地之分界，俄使聞之，憤然罵曰：「此種分界論，吾人不欲聞也。」法使亦怒，謂：「俄之提議，土帝苟稍容許，法國即以軍艦，問候達達尼爾海峽。」至是，土帝益爲困厄矣。

一八五三年，俄知戰事難免，祕募募兵，着着備戰，駐俄英國公使西馬聞之，向俄政府，質問理由，俄國政府支吾其辭，答稱：「近日傳聞法帝借名保護耶路撒冷之拉丁教民，已對土耳其用兵，因此，俄國亦僅爲保護希臘教民，整其兵備而已。」俄帝尼古拉一面如此答復英使，一面欲威嚇土耳其政府，派海軍中將門

西可夫爲全權大使，帶護兵數千，至君士坦丁堡，門西可夫公爵之性質，本係粗暴過激，忿怒不能自制，以爲使，危險益甚，元來使臣奉派初至外國，必先謁其國之首相，然後會其外交部長，古來之慣例也，門西可夫公爵則不然，到土耳其既不遵從慣例，出席土廷，亦傲慢無禮，大有目無土帝之概，土國外交部長福德大怒，且以爲俄國使臣此種態度，侮辱土國，大加非難，憤而辭職，土帝心中，亦不勝憤懣，然莫可如何也。

時、駐君士坦丁堡之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對於門西可夫之舉動，大爲懷疑，察知俄國近來野心勃勃，日益跋扈，乃急遞飛書致泊馬爾塔島之艦隊長唐達志，要求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法國公使，亦請求拿破崙帝，配備軍備於茲隆港。

在此種情勢之中，俄國欲以俄土兩國從前所結之開吉那條約爲口實，奪取土耳其之實權，三月八日，門西可夫公然晉謁土帝，會晤土國外交部長，提議俄土之間，再結密約，且出示草案，要求對於俄法及其他國家之公使，一切嚴守祕密，此要不外俄國欲欺土帝以逞其奸謀之計劃，其草案即以開那吉條約爲楮，土國外交部長，對於門西可夫之心事，大爲懷疑，不允其請，茲引開那吉條約中之重要條項言之，則第七條規定：

土耳其政府，平常應保護國內之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俄國公使，得充居士坦丁堡新教會（希臘教會）之代表，又如第十四條所載，土耳其朝廷，應以其代表之言，提供參考。

該約第十四條，則規定

俄國朝廷，除在君士坦丁堡俄國公使館內，建設希臘教之禮拜堂外，并得在該府之噶拉塔區，公然建立

希臘教會，新教常仰俄國公使之保護，得藉其庇護，以免除一切之障礙危難。

吾人試解釋此二條件之精神，則關於第七條，俄國雖狡，亦無從藉口，第十四條，亦不過僅許俄國在君士坦丁堡府內，新建一個教會，與許可俄國公使，對於土廷，代表該教會及其職員而已，若僅如是，當然別無可以反對之理由，乃門西可夫，竟附會第七條，以爲俄國有保護土耳其國內全部希臘教民之權，主張土耳其既爲一個特別教會之信徒，予俄以干涉之權，則此權之可以伸張而及其全國各地之教徒，自不待言，但門西可夫此種意見，土帝若予承認，則歐洲土耳其全體國民，十之八九，皆在俄帝之保護權內，如是，則土帝實際上，雖爲土耳其之君主，已不成其爲君主矣，就土帝言，焉能許之。

當時，門西可夫公爵，既向土耳其其外交部長，主張上述口實，強求交付全部希臘教徒宗教上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復謂土耳其若對英法及其他各國，保守秘密，締結此約，則俄當負保護土國之責，今後土耳其與歐洲列國交戰時，俄即出兵四萬，派艦數艘應援，以爲報酬，土帝不惟不從，且通告英法公使，門西可夫本屬粗暴，聞之，忽然怒若烈火，蹴席退去。

一方面，俄國政府，頻頻募集兵士，着着整理其軍備，陸續向土耳其邊境進兵，海軍則集中黑海，至是，俄帝尼古拉，遂發急文，責門西可夫遲緩，令其速使土帝，遵從俄之要求，門西可夫心急，欲早日了結俄土密約，屢迫土帝促其承認，而土帝則拒絕如故，頑抗不允，尤其是土耳其首相列西德帕夏，乃受過歐風教育之政治家，毫不爲俄所欺，反覆前言，斷然拒絕俄之要求。

會法國關於聖地問題，亦不讓步，土帝於其年之五月五日，下詔處置，採取可使俄帝充分滿足之辦法，

乃俄帝尼古拉之真意，並不在此，其目的在伸張權力於土耳其國內，土帝據報，亦頑抗不聽，門西可夫益迫土國外交部長李飛提帕夏，舉行最後談判，土耳其斷然拒絕，門西可夫知談判終難成功，五月二十一日，遂向土帝，大聲疾呼，狂言脅迫之後，離君士坦丁堡而返俄國。

英法土對俄宣戰

一方面，俄國益整理戰備，密令兩師人，屯集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交界，計劃一俟接到門西可夫之報告，不能滿意，即行着手進攻，今門西可夫既拂袖離土而來，尼古拉遂以保護希臘教徒爲名，下令征討總督米加耶爾哥爾嘉可夫公爵進攻，於是，哥爾嘉可夫，乃率上述兩師之兵，於六月十二日，涉布爾斯河，向摩爾達維亞進兵，其後不久，俄軍即佔領該州及瓦拉西亞州，在該處課稅募兵，徵收公款，如對屬國，而俄帝猶曰：「俄國決非向土宣戰，不過在彼等未承諾要求以前，佔之以爲質耳。」要之，此不過尼古拉之口實，不待智者而知也。

一方面，土帝河布達爾也吉特，見門西可夫臨去君士坦丁堡之際，舉動旁若無人，知戰亂不可避免，遂從首相列西德帕夏之意見，於門西可夫去後第七日，即五月二十八日，爲避免陷於猛獅之餌起見，採取下列兩種方法，即第一，下詔確認基督教民之權利，力求其歡心，第二，用公文詳記與俄國大使談判之顛末，傳送英法及其他各國公使，以求各該國政府之援助。

在此種情勢之中，上述俄軍渡涉布爾斯河之消息，傳至君士坦丁堡，人心恟恟，府內騷然，於是，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勸告土廷，竭力維持和平，盡量忍受俄之無禮，土帝素來雖主張和平，無如土民既聞俄軍

進攻，人心激昂，不可制止，朝貢國埃及與其他小亞細亞之艦隊，既到君士坦丁堡之港。而土耳其之愛國黨，又復上書土帝，嚴辭極諫，竟謂：「陛下若不能斷然抑制俄之跋扈，則請退位」云。此不獨愛國者爲然，其他人民，亦莫不憤土耳其政府之因循姑息，舉動愈益不穩，土耳其政府，見狀態如此，大爲憂慮，乃向英法兩國公使，請求配備軍艦數艘，於達達尼爾近海。

不久，戰備略整，至九月初旬，兵卒八萬餘人，集合君士坦丁堡，而陸續集合者，又有數萬，至是，土耳其政府，亦不得已，向俄責問佔領多瑙河畔諸州之理由，要求迅速撤去各州俄兵，俄國當然不允，於是，土耳其政府，遂於十月四日，對俄宣戰。俄既祕密備戰久矣，至是，亦繼土耳其之後，宣布開戰，而俄土兩國，遂以兵戎相見矣，時英法奧普四大國，始終主張和平，努力調停，尤其是英國，因與尼古拉素稱莫逆之阿巴京伯爵，適任首相，欲防止兩國戰禍於未然，大盡其力，嗣以英國輿論，憤俄違法，頗爲激昂，阿巴京莫可如何，遂辭職，旋由拿破崙之至友帕爾也爾斯頓繼任首相後，即命停泊拍西加灣之英艦，密整戰備，準備一旦有事，即可與法國艦隊，同赴戰地，未幾，帕爾也爾斯頓辭職，後任雖爲約翰拉塞爾，而英則猶採和平主義也。

一方面，法國，則自拿破崙即位後，即以俄國爲其叔父拿破崙一世以來之宿仇，欲待時機到來，以圖報復，且拿破崙近來之宿望，亦欲戰敗俄國，大振國威，使人民之不平，向外發洩，以圖穩固其帝位，今見俄國對土耳其，有不法之行爲，即認爲時機已至，英國首相阿巴京，雖躊躇不決，亦不之顧，仍促英國參加，一面嚴裝艦隊，於六月十四日，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口之拍西加灣停泊，整裝待命，準備英法公使之報

告一到，即可開戰。

與普兩國，亦認俄國態度，大爲不法，但努力保持和平主義，故四大國中，奧普專以和平爲宗旨，英國則內閣方面，分爲兩派，和戰未決，法國則渴望交戰，未能如意，於是，一八五三年七月，四國大使，乃會維也納，討論調停，草成各該國之意見書，而綜合之，以歡迎俄土議和。

一方面，土耳其對於俄之要求，除交付全部希臘教民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之一條而外，大抵亦決予承認，無如俄國要求之主眼，即在交付保護權一條，在俄認爲此條苟不能貫徹，即令土耳其在其他方面讓步，亦與不讓無異，俄帝尼古拉，一見土耳其致俄之通牒，即故作誤謬之解釋，謂保護一項，土帝亦已承諾矣。

君士坦丁堡府內市民，一聞俄帝尼古拉此種無禮之言，益形激昂，倫敦英人，亦大爲憤激，達於極點，如素以精通東方問題有名之聶亞德，則極力攻擊俄國親友黨內閣，主張爲土耳其迅速採取斷然之處置，言論殊爲激烈。

形勢急轉直下，土耳其帝乃起用勇將鄂也爾帕夏，任爲軍務部長，委以軍事上之一切，以制俄之先鋒，鄂也爾帕夏者，本生於奧，而歸化於土，賦性勇敢，長於軍略，既奉命，即先率土耳其本隊，布陣於多瑙河右岸，十月二十八日，由威京密渡左岸，築城塞於卡拉發提，十一月四日，俄軍向鄂爾尼資亞城進攻，鄂也爾帕夏，在中途迎擊，與俄軍大戰，破之，自是而後，連戰連勝，驅逐俄軍，勢如破竹，時，俄軍在小亞細亞方面，表面上，佯示防守，以欺土軍，其間，俄國艦隊長那利錫摩柯，則突然由塞巴斯托波爾港，率軍艦

數艘來襲，十一月三十日，乘陰天，突然襲擊停泊西諾浦港中之鄂斯曼帕夏所部土耳其艦隊，悉數擊而沉之，且放火焚燒港內民房，大示暴威。

此項消息，一度傳至歐洲，各國對於俄之態度，皆大爲憤恨，迄今徘徊於和戰兩論之歧途，而躊躇不決之英國，亦忽然一致主戰，及帕爾也爾斯頓再任首相，更與拿破崙相謀，決定協同對俄矣。

一方面，維也納之列國會議，亦再致書俄帝，要求迅速撤去屯駐多瑙河沿岸諸州之俄兵，并希望俄之回答，能在四十日以內，經過土帝之手，時，俄帝尼古拉，既聞英法兩國海軍同盟，開入黑海，大爲忿怒，斷然拒絕列國會議之要求，命駐倫敦巴黎之俄使，迅速下旗歸國，對於駐俄京聖彼得堡之英法公使，亦迫其退去，英法兩國公使，遂離俄都，下旗歸國。

於是，英法兩國，根據一八四一年之倫敦條約，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對俄宣戰，英法既對俄宣戰，奧普亦當然應以俄國爲敵，宣布開戰，乃普國自一八四八年，被奧屈辱於鄂爾繆茲以來，國勢頗爲衰弱，今則完全在俄之下，汲汲於圖謀不傷俄國之感情，奧則與俄土接壤，此次戰爭，大受影響，對於俄軍之渡多瑙河，心中殊爲不快，俄國亦知奧之心事，對於奧之要求，始則從之，今俄背約進兵，奧即與普締結攻守同盟，俄軍若攻略多瑙河沿岸諸州，而越巴爾幹山，決心即行興師問罪，不過目前，則決定先守局外中立耳。

當時俄國，以爲奧國對俄，必不忘當年之恩誼，更恃普國對俄屈從，相信奧普兩國，必不與英法同盟，遂斷然拒絕維也納會議之要求，殊事出意外，奧國竟於六月十四日，與土締結條約，奧軍獲得佔領多瑙河沿岸諸州之權利，奧國軍隊，既向國界推進，俄軍遂陷於腹背受敵之狀態，此俄所大懼者也，不過奧軍，當時

僅在該地屯集，未嘗布告宣戰也。

英法兩國，既同盟攻俄，英國即先出於惠林吞公爵門下，在滑鐵盧戰役，失去右臂之拉古朗爵士，爲英軍總督，率三萬餘人前進，法亦以阿爾諾爲法軍總督，率兵五萬出發，英法兩軍，各由倫敦、朴次茅斯、掃桑波敦（以上英國之港）及馬賽、圖隆（以上法國之港）開船，集合於噶利波里，兩軍合計八萬人，以船艦六百艘運輸，威風堂堂，由瓦爾那出發，向克里米亞前進，除以上之英法兩軍外，更有土耳其兵約七千人，加入聯合軍，俄國對聯合軍之兵力，則爲騎兵十六營，徒步砲兵七十二門，騎砲兵二十四門，總計三萬五千餘人，於是，英法土之聯合軍與俄軍，皆各集大兵於克里米亞，而大興干戈，成激烈鬥爭矣。

克里米亞戰况

九月十九日，英法同盟軍，以一部分英兵，留守於上陸地幽巴托利亞（在克里米亞半島之西岸）之近傍，其他軍隊，則悉向阿爾馬河前進，艦隊亦由阿爾馬河應援，二十日午前六時，由前夜之障地，出發前進，英軍決定當敵之右翼，法軍決定當敵之左翼，右翼即南方，在俄軍方面，認爲最關緊要之地也，同盟軍所經之路，山岳起伏，恰如高原，高低廣狹，隨處不同，各地皆有既澗溝渠，儼成狹小谿谷，河上有木橋一座，橋右山上，有俄軍所築之野堡，備砲一十二門，砲口皆向山上，其他重要砲台，則爲備砲十三門之土砲台，該砲臺之後方，有備砲九門之胸壁，向橋右之方面，更有野砲臺二，其一位於距河三百碼之處。

是日正午既過，同盟軍之艦隊，向山上猛烈砲擊，俄軍不支，開始向前砲臺退却，其最左翼之部隊，則向法軍右方而來，時，法軍右方，側面爲拿破崙帝所率之一師，與英軍之第三師，互相連接，而英軍之第二

來富爾旅，則作兩翼，首先渡河，諾柯提少校所部之支隊，則冒彈雨，與孔林吞少將旅聯合，自該少將始，布隴中將等，皆指揮作戰。

兩軍戰端既開，俄軍向正面及兩翼射擊，彈如雨注，屍集成山，而同盟軍更加勇往直前，毫無躊躇狐疑之色，其中，如第七團，由老練之伊悅上校指揮，全軍視生命輕於鴻毛，死亡雖達半數，亦不屈服，第十九團亦向敵軍勢若噴火之野堡直進，此種忠勇，實令聞者驚嘆，此外，第三十三團，由俄軍側面攻擊，因丘上俄軍砲火極爲猛烈，暫避其鋒，未幾，勢力復盛，各團齊向俄軍侵入，以槍矛刺殺守兵者有之，放火焚燒城堡者亦有之，忽然之間，竟成一大激戰，兩軍混戰奮鬥，結局，俄軍不支退去，面同盟軍第二十三團所有之軍旗，遂飄揚於壁上矣。

其時，俄國大軍，欲奪回土砲臺，勢如洪水，大舉突進而來，兩軍又復開始大戰，激戰數小時後，同盟軍流血喪命，得之匪易之數座土砲臺，又復落於俄軍之手，時朴拉旅與第一師來援，同盟軍勢力大振，復向俄軍反攻，尤其是第一師師長肯布利吉公爵，指揮近衛兵，加以第二旅旅長康伯爾，久經沙場，經驗豐富，雖在槍林彈雨之中，亦不稍屈，指揮全軍，因此，同盟軍士氣大振，旋即挽回勢力，卒驅俄軍。

同時，列西葉望石任師長，由發查旅與亞丹士旅編成之第二師，又向俄軍之中堅與右翼之中央突進，聯合拿破崙所率之師，渡涉阿爾馬河後，更向適遭俄軍焚燒，猛火焰焰之朴爾柳齊村突進。

師長葉望石，記述是日之激戰，曾有：「當日彈雨之烈，殆爲任何富有經驗之軍人，所不知也」之語。由此亦可知其爲激烈之接戰矣。當時，戰爭雖烈，而驍勇之英軍，則毫無畏色，勇往急進，徒涉激流，冒兩

座俄軍砲臺之彈雨，進攻俄軍，第九十五團，轉瞬之間，損失上校一員，少校一員，士官九員，兵卒百七十人。第五十三團，亦損失一百三十餘人。第三十團，亦戰死士兵一百五十餘人。

一方面，法軍則向俄軍左翼中央，猛烈突擊，旋即驅逐俄軍砲兵，更得英軍第二師援助，大破俄軍，一切得照預定進行，當時，英法兩軍，槍矛相向，由山腹進迫俄軍本陣，勢若破竹，英法軍進一步，則俄軍退一步，結局，阿爾馬河畔最初之激戰，勝利全屬同盟軍時，正午後五時也，今也，阿爾馬河畔，同盟軍雲集，英法國旗，高揚於河畔之黃昏風中矣，是時，拉古朗爵士與諸將，悠然通過同盟軍之間，諸兵一齊喝采，適如百雷同鳴，歡呼之聲不止，河水爲之騰躍，在此最初之激戰中，俄軍傷亡，合計三千三百餘人，英軍約三千人，法軍傷亡一千五百餘人。

巴拉庫拉巴及其他之激戰

最初接戰，大獲勝利之同盟軍，更於同月二十五日，乘夜半之際，攻擊巴拉庫拉巴城，俄軍莽提上校，僅以百十餘人及臼砲四門守之，同盟軍既至，莽提上校以寡少之兵，竭盡死力防戰，無如同盟軍人數既衆，且有軍艦二十艘，對該城盛行砲擊，衆寡不能敵，彈缺不能戰，陣亡者不乏其人，而莽提亦告負傷，不得已，遂飲淚吞聲，與將校六員，士兵六十人，投降同盟軍。

於是，同盟軍勢力益振，二十七日，向塞巴斯托波爾城進發，意欲一氣攻陷該城，該城堅固，不易攻下，同盟軍除採取持久之策而外，別無良法，因此，法軍首先退屯卡米休，英軍亦退屯巴拉庫拉巴，然後包圍該城，築堡寨以守之，且遮斷俄軍與外方之通路，以絕其糧食時，同盟軍屯駐巴拉庫拉巴，因水土不服，加

以霍亂流行，死亡甚夥，駐屯一星期，死亡人數，將與阿爾馬河戰役中之陣亡數相等，一方面，俄軍依然頑抗，仍無陷落模樣，於是，同盟軍深恐長此以往，一入冬季，更感困難，欲於此時，猛襲俄軍，攻陷該城，十月十七日，乃由軍艦與砲臺，向塞巴斯托波爾，開始砲擊，當時，英軍使用大砲六十一門，法軍使用大砲四十六門，而俄軍則以一百三十門應戰，黑烟冲天，白晝猶暗，同盟軍雖猛烈砲擊，效果毫無，兵數雖云三萬五千，而實際可用者，不過一萬五六千人，不特不能攻下俄軍，反有被俄軍擊退之勢，蓋俄軍當時欲突破包圍，集注同盟軍之側面及後方，猛烈砲擊，數日之內，其勢一變，先採攻勢之同盟軍，反居於防守之位置，及俄軍益以猛勢反攻，同盟軍遂告退却，而採取列堡壘爲二線，守備由賓鄂爾拱至巴拉庫拉巴之諸道，以阻止俄軍之計劃，第一線，爲山脈頂上所築之四座堡寨，甲、丙、丁三座，各備大砲三門，乙則備砲二門，第二線則有一座堡寨與一個牆壁，甲堡寨以康伯爾少將爲司令，由第一師第二旅與砲兵一營守備之，乙堡乃巴拉庫拉巴丘上之四面堡，以土耳其兵一營守之。

至十月二十五日午前，俄國精兵，襲擊土耳其軍守備之四面堡，此項消息，傳至同盟軍之本營，康伯爾司令，即以第九十三團，配備於府道前面，以海軍陸戰隊，配置丘上，盧康爵士所部之騎兵，則整頓其戰備，以至俄軍騎兵，第一第四兩部，及法將蘭斯克所率之一師，則各着手攻擊運動，英軍總督拉古朗，亦向戰場進發。

一方面，俄軍進攻四面堡時，土耳其軍雖竭力應戰，卒不能敵，棄堡而逃，俄軍更以哥薩克兵，追擊土耳其軍，同時，復向英軍第九十三團，頻施砲擊，英軍極力應戰，奮鬥殊烈，卒擊退俄軍，一方面，俄軍騎兵，

亦向英軍砲擊，英軍砲兵應戰，初則彼此相距六百碼，最後則近至二百碼，兩軍奮鬥力戰，結果，俄軍亦告失利，不得已，退却而去。

此外，史家烈少將部下之重騎兵旅，則作二線前進，第一線，以蘇國鼠色兵及伊尼斯齊林古斯兵前進，第二線，則由第一號皇家龍騎兵，與第四號第五號近衛龍騎兵編成，俄軍之騎兵，矛騎兵，龍騎兵等，一齊向山下而來，英法各旅，即向之進攻，俄軍亦猛烈攻擊，兩軍激戰頗烈，尤其立於第一線之英騎兵，在敵軍長矛如林之中，縱橫驅馳，輾轉進攻，第二線之英騎兵，亦同樣猛進，結局，擊潰俄軍，俄軍雖勇，遇英國此種猛烈之騎兵突進，亦惟有捲旗而逃耳，俄軍既退，英兵復追擊而大敗之，俄軍死傷，實屬無算。

是時，盧康爵士（英國騎兵師師長），更奉到前進之命令，盧康謂傳令使曰：「應向何處前進乎？」傳令使諾朗上尉，指俄軍敗退之方向對曰：「彼處有敵有砲，不可不進攻也。」

元來，戰場上，騎兵不得步兵應援，決不能攻擊砲兵，此兵法也。今騎兵單獨前進，步兵遠在後方，且前者與敵軍砲兵之間，為長一英里半以上之平地，盧康爵士見形勢如此，認為「在此種形勢之下，六百名騎兵，欲攻三十名砲兵，令六營步兵應援，猶不可不謂之輕舉妄動。」於是躊躇不進，嗣以總督拉古朗已下進兵之命，不得已，始令卡吉剛爵士進攻。

午前十一時十分，盧康以部下騎兵，分為二隊，第十三號龍騎兵與第七號矛騎兵為先鋒，第四號龍騎兵與第八號第十一號重騎兵，為第二列，遽急追擊俄軍，彼此相距約一千二百碼時，俄軍激烈射擊，反攻英國騎兵，英軍傷亡無數，一時屍集如山，剛勇之英騎兵，竟越屍山奮鬥激戰，俄軍亦奮勇力戰，不亞英軍，時

英軍步兵，既由英軍正面砲擊，丘上砲兵，復自英軍側面猛攻，英軍傷亡甚夥，結局僅剩六百餘人，此六百名英騎兵，正後日成就英國著名詩人特尼松不朽之傑作，使其傳名後世之「六百名」也。故此六百名者，當時，死亦不惜，傷亦不顧，只知猛進，而不知退，正奮勇力戰之際，會英軍之應援隊，與法國輕騎兵二百名來援，六百殘兵，勇氣大振，猛攻俄軍，俄軍不能敵同盟軍之大兵，遂退却而去，同時，同盟軍亦退至四面堡，自後兩軍遂各築陣地，互相對戰，其間，雙方皆有應援隊開到，兩軍勢力，大為增加。

在此次激戰中，俄軍雖不能克復巴拉庫拉巴，但就大受痛苦之英軍一點而言，俄軍已先勝矣，因此，大放祝砲，咸慶戰捷，翌日，更以七千餘人，襲擊英軍第二師之陣地左翼，該師得近衛兵與第四師之數團應援，且其陣地之後，又有法軍第二師在，於是，大舉反攻，俄軍腹背受敵，不支而退。

翌日，即巴拉庫拉巴戰之第三日，英國騎兵，移陣營於巴拉庫拉巴大道之丘上，與法國軍隊之本陣取聯絡，以前配置陣營之丘麓，則任俄軍佔領焉。

是時，俄軍方面，因門西可夫與哥爾嘉可夫兩大公，皆在營中，志氣大振，欲襲英軍右翼，以解塞巴斯托波爾之圍，於十一月四日，分其兵為左右翼兩隊，右翼由索米諾中將指揮，自第二四面堡前進，左翼以郝樂中將為司令，準備由殷克爾曼橋，向敵進攻，為使攻擊方向之敵軍勢力分裂起見，更由哥爾嘉可夫，率別動隊一隊，自資鄂爾拱前進，同時，塞巴斯托波爾城中之兵，又由第六四面堡，向同盟軍之左翼攻擊，而各處之砲台，則戰鬥開始，即一齊發砲，使敵留壘壕中，不得出援他兵。

同盟軍方面，英將葉望石，認為陣地位置不固，動輒易受敵軍侵略，迭向總督建議，未邀採納，蓋英軍

布陣之丘上，有多數洞穴，非迂迴以出斜坡頭不可，而右翼即布陣於此，從前斜坡上，雖有砂囊砲台兩座，現已撤去，全無砲台，且無塹壘，因此，葉望石中將，認為甚危險，特向總督建議，而拉古朗總督，不聽其言。

其間，俄軍之攻擊準備既成，十一月五日清晨，天未大明，欲出敵不意，突然攻擊，祕密向般克爾曼谷上高低起伏之丘上進兵，乘英軍第二師之無充分防備，突然攻其右翼，時正為午前五時，孔林吞將軍，正巡視該旅之營外兵，聞丘麓砲聲轟轟，急命輕兵師與第二師前進，會營外兵被俄國大兵壓倒，忽然敗走，正向丘上而來，於是，英軍由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四十九三團編成，歸亞丹士少將統率之第三旅左翼隊，則向丘端推進，以防俄軍由該路來襲，以第三十、第五十三、第九十五三團編成之混成旅，則由發查少將指揮，向其側面推進，此外卡斯卡提中將，則率其麾下之一師，列於第三師之右前進，朴拉少將旅，則守第二師之左，向山頂可以俯視切爾勒鴉谷之處推進，近衛旅則已由洞穴，到達接近塞巴斯托波爾（高原之一端）之地點時，俄軍已分兩隊，由灌木繁茂之難所，大舉登山而來，忽然之間，兩軍遂互交砲火，激烈接戰，英軍總督，亦到該地，見狀，即命甘鄙亞部下之砲兵隊，以十八斤砲，頻行砲擊，俄軍亦應戰，砲煙曠曠，掩覆密林，火焰冲天，令人生畏，英軍砲兵司令甘鄙亞負傷而倒，吉肯松代理指揮，此次砲擊，實為是役之決勝點，嗣以細雨霏霏，道路溼泥，灌木繁茂，砲烟密布，雖屬白晝，全如暗夜，司令已陷於不能指揮之狀態，將士等亦惟有各憑其勇氣與才略，於是，戰鬥遂完全一變而為英軍各團連與俄軍之關係矣。

時，卡斯卡提中將（第四師師長），本欲率第六十三團，向丘上俄軍進攻，乃戰至半途，頭部被射，且身

爲槍矛所刺，已負重傷二三處，結局死於陣頭，其麾下士兵，彈丸既已告盡，復被俄軍包圍，亦將全軍覆沒，幸士兵竭盡死力奮戰，損失上校以下六百餘人，更加勇躍力鬥，卒能突破一方，到達丘上，此外，該師第一旅旅長哥爾吉少將，率第一旅，向般克爾曼大道左側力戰中，亦負重傷而倒，其他將士，亦遭俄軍射殺，而俄兵復不容赦，捕獲英兵，即行虐殺，慘死於俄兵之手者，爲數亦復甚夥。

當時，向右翼攻擊之朴拉旅，亦決死血戰，傷亡實夥，第八十八團，被俄軍包圍，第七十七團第四連，攻擊一方之俄軍以援之，始得逃出虎口，向最右翼前進之近衛軍，則遭遇數倍其兵力之俄軍，血戰數次，一度由砂囊砲台，驅逐俄軍，旋以彈丸完全告盡，後尾又爲新加之俄軍所衝，卒被俄軍驅逐，全軍損失大半。在此次激戰中，第二師完全居其中心，受敵激烈砲擊，全軍誓死奮鬥，戰死大半，僅遺三百餘人，激戰最酣之際，拉古朗爵士巡視戰場，時，砲兵將軍史倫節斯因中流彈，失其右脚，一見拉古朗爵士，即留悲痛遺言，倒斃其側。

一方面，俄軍則乘四面朦朧，物色難辨之際，大博勝利，奪獲英軍砲台二座，封其火門，勢不可當，因此，英軍完全疲憊，死傷續出，將敗之際，法軍大舉來援，復向俄軍肉薄，時正九時也，當時，俄軍乘勝而來，雖因丘上突現法軍，大爲狼狽，而仍以猛烈之勢，追迫法軍，激戰數小時後，俄軍卒被新銳法軍，由丘上驅至谿谷方面，於是，極其悲痛壯烈之朴爾鄙可拉激戰，遂暫入休止狀態，而克里米亞戰爭，對陣數月，今交冬季，形式上亦自然休戰矣。

塞巴斯托波爾城之激戰

克里米亞戰爭

一八五四年，巴拉庫拉巴及股克爾曼兩役，同盟軍漸獲勝利，已如上述，今交冬季，尤其是戰後連日大雨，不能作戰，是年戰事，從此告終，當時，英土軍因無冬營之準備，頗爲寒氣所苦，加以霍亂赤痢等，病疫流行，死亡者達數千人，法軍幸有相當準備，損失較少，於是，拿破崙欲定最後之勝利，派以工兵術超羣，而著名於世之尼爾將軍，至克里米亞，實地詳細視察，以推進其突擊敵軍弱點之計劃，嗣以發現適當之地點，即向南部卡拉白爾那鴉進兵，一方面，俄軍名將拓德烈本，亦頗有才幹，即在其新攻擊地，築成塹壕，是即有名之馬拉可夫不可破之高塔也。

在兩軍各整戰備，同盟軍正包圍塞巴斯托波爾城之際，秋去而冬來矣，當時，兩軍既入休戰狀態，奧遂召開維也納會議，努力調停，不幸結果亦徒勞無功，於是，英法兩軍，依然準備再戰，一八五五年四月九日，冬季漸告終了，即進攻塞巴斯托波爾城，自四月九日迄二十二日；前後十四晝夜之間，同盟軍向俄軍陣地，試行砲擊，殆未斷絕，射入城中之各種彈丸，實達二十餘萬枚之多，俄軍亦復報以砲擊，始終應戰，其間，如有名之工兵將軍拓德烈本者，則常奔馳於砲烟彈雨之中，督勵工兵，見堡壘之被破壞者，即修理之，因此同盟軍之猛烈砲擊，更無效果，不過徒使兩軍之間，發生傷亡而已，據當時之公報所載，同盟軍之傷亡，每日平均達二百餘人，俄軍方面亦然。

在此種情勢之中，法軍總督阿爾諾上將，患霍亂病逝世，由昔年在阿爾比利亞恣意殺戮之拍利希爾將軍，繼任總督，拍利希爾將軍，五月十六日，來戰地就職後，即與英軍總督拉古朗爵士協商，更改同盟軍之編制。

同盟軍之編成漸改，六月六日，愈益着手塞巴拉托爾城第三次之攻擊，時，英軍使用之大砲曰砲，合計百五十四門，定於七日午後六時，英軍向石坑，法軍向馬麥隆開始攻擊，英軍第九團之砲兵，由康伯爾上校指揮，首先大破俄軍，佔領石坑，夜間，俄軍欲奪回石坑，乘黑暗攻擊，英軍始終奮鬥力戰，卒能驅逐俄軍，此次激戰，英軍將士之死傷者，合計約達六百餘人，其中如後來之伍爾志爵士，當時，亦充工兵士官，正在指揮工兵隊之際，偶爲鐵筒彈所中，貫穿股部，仍奮勇指揮，卒達目的，實爲是役中之美談。

當英軍在石坑方面，正占勝利之際，法軍亦在拍利希爾將軍指揮之下，突擊猛進，佔領馬麥隆，是役法軍傷亡三千餘人，俄軍傷亡二千餘人，同盟軍攻城七月，此次始獲最初之勝利。

六月十七日 更着手第四次之攻擊，英軍以大砲六十二門；攻敵之右翼，又以一百零四門，配備左翼，明日，英軍攻擊敦與馬拉可夫，俄軍頑強，出人意外，同盟軍奮鬥力戰，徒勞無功，死傷續出，爲數甚夥，卒爲俄軍所敗，是役，英軍傷亡最多，計一千五百七十餘人，法軍傷亡三百餘人，俄軍則傷亡九百餘人。

此次大戰前後，兩軍各發生悲痛事件，開戰後，閏十日，即六月二十七日，以剛毅果斷著名之英軍總督拉古朗，罹霍亂病，死於軍中，法軍總督阿爾諾上將，亦死於病，俄軍勇將門西可夫公爵，亦以同一病疫，在軍中逝世，此外，俄軍所最悲痛者，則爲俄帝尼古拉以狂疾崩御，嗚呼蒼天，以病奪去與克里米亞戰爭有關係之人物，何以如是之多耶。

拉古朗既死，英國政府，即以節姆斯辛朴松爲總督，派往戰地，辛朴松具才略，有名望，部下士卒，皆極敬服。

其間，同盟軍爲攻擊塞巴斯托波爾城而興造之建築物，漸近完成，俄軍亦恐其落成之日，卽爲失城之時，俄將李德認爲與其坐待失城，毋寧竭盡死力，突擊而戰，以解同盟軍之包圍，八月十六日，李卜朗吉，乘霧向則爾那鴉綫突擊，其勢實不可當，同盟軍以事出意外，遽急防戰，而俄軍恰如企圖破檻而出之飢獸，以猛烈之勢迫來，同盟軍不支而退，俄軍追之，愈益接近其目的所在之攻城建築物，輾轉破壞，其勢猛烈可畏，同盟軍亦惟有扼腕旁觀而已，俄軍既破壞全部建築物，蹂躪同盟軍之軍列，英軍不支，將欲潰去，會法軍與撒丁軍來援，英法軍又復聯合，以抗俄軍，俄軍遂敗，不得已退却而去，當時，法軍來援，實予俄軍以極大痛苦，不過俄軍能破壞其目的所在之攻城建築物，亦屬克里米亞戰爭中之殊勳也，此項建築物，既爲俄軍破壞，同盟軍自非再建不可，於是，從此銳意盡力，工程與日俱進，而完成之期，又不遠矣，一方面，法軍亦將其陣線，漸次推進，接近城塞，而俄軍亦新增建築物，漸向同盟軍之陣線接近，何者爲包圍軍，何者爲被包圍軍，旁觀者殊難辨別，其間，俄軍屢向同盟軍，試行夜襲，每次皆被擊退，不能達到目的。

一方面，法軍總督拍利希爾，由數學上算定，欲舉全力砲擊，一舉以決勝負，着手準備，八月十九日，愈益着手攻擊，同盟軍以大砲八百門，一齊發射，不分晝夜，繼續砲擊，砲聲震地，黑烟冲天，三晝夜之間，完全不能得見天日，在此三晝夜中，竟使俄軍傷亡五千餘人，雖熟練有名之俄將拓德烈本，亦莫可如何，惟有默不一言，以待陷落而已，是誠空前絕後之大激戰也。

九月五日，同盟軍又復乘勢開始總攻擊，首由法軍以三萬餘人，大舉向馬拉可夫高塔突進，英將威廉柯賓林吞則率輕兵帥與第二師全部，開始攻擊列敦。

法軍由馬庫麻洪指揮，突進奮鬥，先將馬拉可夫塔之外圍，完全佔領，最初本城，因城中俄兵，竭盡死力防守，激戰數次，猶無陷落模樣，嗣以俄兵不支，棄塔而走，法軍遂正堂堂，大舉入城，時，地下一帶，忽然震動，法軍大驚，甚形狼狽，旋見埋有鐵絲數條，通達地底，斷之，得告無事；此項鐵絲，通城內三十處之大藥庫，可藉引火，使其一齊爆發，而得免於難，亦云幸矣，漸進，更攻略稜堡及中央五稜堡，至是，俄軍所誇言之高塔，亦落於同盟軍之手矣。

一方面英軍，則輕兵師首先侵入列敦，繼而第二師復繼續進攻，時，俄軍亦以多數兵力攻擊，連發葡萄彈對抗，其勢極為猛烈，英軍不屈，力戰，轉瞬之間，損失二千四百餘人，如某旅者，甚至除溫古模上校而外，全軍覆沒，英軍人數本少，加以未見援兵到來，衆寡不敵，不得已，暫時退却，翌晨，英軍大勢挽回，又復着手攻擊，時，馬拉可夫塔已爲法軍佔領，英軍察知列敦終難維持，遂於夜間，由塞巴斯托波爾城，秘密退去，同時，亦放棄列敦，是役也，俄軍喪失兵卒將近萬人，哥爾嘉可夫公爵，知在此處不能與同盟軍抗，乃爆沉所餘之船舶，炸毀殘存之堡壘，擄剩餘之兵器糧食，向北退却，布陣於要害之山地，占強有力之位置，保持其與彭可夫及俄國本土方面之聯絡，以與同盟軍對峙，上述最後一役，實爲空前猛烈之激戰，全市悉遭破壞，一星期之內，俄軍死亡三千，平均一日竟達五百餘人。

今也，歷時一年有餘之塞巴斯托波爾城攻圍戰，亦與該城之陷落同時告終，而克里米亞戰爭，亦大概宣告結局矣，同盟軍攻下塞巴斯托波爾城後，本應即行追擊俄軍，奈去年以來，迭次激戰，加以疫疾流行，傷亡甚夥，且塞巴斯托波爾之攻擊，已將全力用盡，今也，戰鬥力大半銷失，攻下塞巴斯托波爾城後，得多數

之軍用品及其他造船材料等，同盟軍之勢力，雖漸已挽回，仍無作戰勇氣，同盟軍猶且如此，况敗北之俄軍乎。

然當時竟有一可爲俄國挽回敗北面目之事件，卽卡斯之役，俄軍將土耳其與英國之聯合軍，全部粉碎，卒使聯合軍降伏是也。

卡斯最後之大勝，卒俄使帝亞歷山大二世，以爲唯一之面目，決心媾和，促成其期望和平復現，派遣全權使臣出席法京巴黎列國會議之決心，於是俄與在克里米亞交戰年餘之英法軍，亦締約媾和矣。

克里米亞戰爭之終局

克里米亞戰爭開始後，撒丁率先加英法土之同盟軍，瑞典挪威亦欲與俄軍敵對，獨普居於類似俄國奴隸之地位，惟有袖手旁觀，奧則開戰之初，卽再三盡力調停，一八五五年四月，復集各國大使於維也納，會商和議，當時，因英法間表示異議，事遂不成，自是而後，奧國仍欲始終貫徹調停之志，如外交部長郝爾則奔走於兩國之間，大爲努力。

元來俄國，不過表面上裝作非常強硬之勢，表示不使同盟軍敗北不止之意氣，其實則以傷亡過多，軍資不足，渴望他國出而調停，會塞巴斯托波爾陷落，俄國大爲失望，知除媾和而外，別無良法，而歐洲全部，亦知俄之內情，一般皆認爲不久可以議和。

於是，俄與代表，祕密往還，一再商議，結果遂決定媾和條項之大綱，以示英法。英國斷然反對，法亦謂爲不可，調停議和，殊難成功，嗣經奧國奔走，結果，更由俄國讓步，修改媾和條項，以示英法，和議始

告成立，其大綱如次：

第一、所有摩爾達維亞及瓦拉西亞等一切多瑙公國之保護特權，從來雖爲俄國占有，現在俄國，對於此種特權，自願放棄。

依該地人民之希望，變更政體時，雖未經土帝裁可，其人民所設立之政體，歐洲各國政府，應予承認。

爲保持摩爾達維亞邊境之安寧起見，俄國願將白沙拉比亞州之若干土地，割讓摩爾達維亞國。

第二、多瑙河對於全體，有最大之關係，應使其通航自由，除去政略上一切之障礙，且對於此次和約有關係之各國，爲保持通航自由起見，有在該河口停泊二三小軍艦之權利。

第三、黑海爲海防警察之便利起見，僅許二三小軍艦巡航，不許其他一切軍艦通航。

港俄土兩國所屬之海港，只得供通商上之便利，不許設置陸海軍之造兵廠。

第四、在土耳其之基督教徒，應由基督教法國同盟，一致負其保護之責，俄國不得單獨保護之。但保護者，對於土帝之主權政權，不得加以障礙。

由以上媾和條項之大綱觀之，俄國在黑海之海軍勢力，即將全被滅殺，當時俄亦莫可如何，只得承認，其他有關係之各國，亦漸次承諾，於是，歐洲各國之帝王及政府，乃在法國巴黎，舉行媾和會議，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五日開會，由各國派代表至巴黎，當時各國代表如次：

英國全權大使

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

顧拉倫東爵士 (Clarendon)

考勒爵士 (Canley)

法國全權大使

瓦留斯基伯爵 (Walewski)

德保爾奎尼 (De Bourqueney)

奧國全權大使

保爾伯爵 (Bail)

何不勒爾男爵 (Hobnel)

俄國全權大使

鄂爾羅夫伯爵 (Comte Orloff)

布隆諾男爵 (Baron Brunnow)

土國全權大使

成喜爾，阿利，帕夏 (Visier Ali Pasha)

摩哈麥提，塞斯爾白 (Mohamet Ceshbay)

撒丁國全權大使

徐嘉寶公爵 (Stacbol)

許拉馬公爵(Hilmarale)

普國代表

莽吞菲爾男爵(Martensfel)

噶提伯爾錫男爵(Guthberg)

以上出席會議者七國，代表計一十四人，當推荐議長之際，奧國代表保爾伯爵，推荐法國外交部長瓦留斯基伯爵，各國代表，亦表贊同，於是，瓦留斯基伯爵遂任議長。

此種會議，以秘密爲要，爲防止洩漏秘密起見，以法國外交部長之官邸作會場，且以應行討論者，皆屬重大事項，各代表均須充分深思熟慮，因規定每議一事，則留二三日至五六日之餘裕，以便同僚互相熟議，故此次會議，於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開幕，至同年四月十六日，始告終結，其間，前後開會凡二十次，三月三十日之第十九次會議中，各代表對於媾和條約，皆已簽名蓋章完畢，且以休戰期限將滿，又復決定延期至交換媾和條約之日爲止，各通告戰地知照，此外，各代表又於是日，以條約書送呈各該本國，各國帝王，皆予贊許，於四月二十七日批准，繼而相互交換，亦告完畢，於是，和平之局，得以完全實現矣。

講和會議之結果

依據此次之巴黎和約，俄國干涉土耳其內政之實權與機會，皆被剝奪，而土耳其則因此得列爲歐洲國家之一，歷來被歐洲諸國，視爲野蠻人，視爲惡魔，平常視爲警敵之不幸，自此次和約交換後，皆一掃而除之矣，一方面，俄國自亞歷山大一世以來，對於俄土兩國間之事件，認爲只有俄國可以干涉，歐戰列國，毫無

克里米亞戰爭

置喙之權利，自此約締結後，不特此種偏見，完全爲之打破，而俄根據一八一二年朴卡列斯提條約所得之版圖，與一八二九年在亞細亞掠奪之土地，亦喪失殆盡，其以一七七四所結之開那吉條約爲楮，主張俄帝對於土耳其其領域內之基督教徒，皆有保護權之說，從此亦完全歸於無效，自是而後，俄因此次和約，勢力顯然爲之減殺，而回復其五十年前之舊狀矣。

要之俄帝尼古拉之自信，卽所謂俄軍必勝之妄想，此次業已完全打破，一八一五年以來，俄國久居歐洲霸權者之地位，至是，此種地位，亦一變而爲法帝拿破崙所占矣，雖然，俄國豪傑，如哥爾可嘉夫公爵，猶不以爲恥，且豪語曰：「俄決不悲觀，惟正已耳。」至於普奧及其他德意志聯邦各國，則依據此次和約，乘俄失敗，始得免其壓制。

當時媾和條約簽定後，各國代表，仍留巴黎，會商各國交涉之重大事務，茲舉其結果決定之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禁廢私艦（捕拿船）。

第二、局外中立國之旗章，可以保護敵國之貨物。

但戰時禁制品不在此限。

第三、局外中立國之貨物，縱在敵國船中，亦不得掠奪之。

但戰時禁制品不在此限。

第四、凡屬封港，欲使他國遵守，須有實効，換言之，卽不可不以有力軍隊，從事防備。

以上四項，乃其重要者，經各國代表反復考慮後，結果至四月十六日，各國皆表同意，簽字完畢，在此最後一次之會議中，英國代表顧拉倫東爵士，提一建議，謂：「今後萬一不幸，兩國之間，有糾葛發生時，應先託他國調停，竭力避免干戈。」當時全場代表，亦皆同意而別。

和議既成，危在旦夕之土耳其，幸得免於危難，從前尼古拉帝視爲重病人之土耳其，今則已能恢復健康矣，不過由另一方面言之，則依和約之規定，以其領域內之基督教民，置於歐洲各國共同保護之下，要不外證明土帝已失統治基督教民之信用，而爲不能統治本國國民之確證，由此點而言，土耳其尙不能謂爲充分健全也。

土帝阿布達爾七吉特，雖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頒布勅令，許可萬民一律同權，然此種法令，無異空文，實際未能同權，克里米亞戰爭既終，英國大使杜列德庫利夫，勸土帝真正許可同權，土帝從之，一八五六年二月八日，更頒法令，所有基督教民，亦一律許其得與回教徒同權，不過此項法令頒布後，政治上之差異，雖已除去，而土帝憎惡基督教民之心理，則依然存在，此實釀成未來糾紛之種子也，厥後發生土戰爭之一原因，亦已胚胎於是矣，此外，依據巴黎和約，土耳其雖得確保其境界，而希臘對於此點，則異常不平，希臘人民，迭向國王申訴，責其在戰爭之際，不採取斷然之處置，此亦後日俄土戰爭之原因也。

克里米亞戰役中，英國喪失三萬餘人之生命，而無數士卒，又復死於霍亂，法國則戰死六萬餘人，俄國亦犧牲五萬餘人。